

舟山文化基因解码·讲好历史名人故事

三毛 烟雨江南故国梦

□来其

三毛 1989 年 4 月首次回大陆，主要是来定海祭祖，但整个行程，可分“江南寻梦”和“祭祖寻根”两个阶段。

三毛 1989 年首次返乡旅程的路线为：上海 → 苏州（其间一天去周庄）→ 杭州 → 舟山（定海祭祖）→ 上海。对这个行程中的后半段，即“祭祖寻根”，之前已做足了研究文章。但对于前半段，即“江南寻梦”，却少有人研究。

一

1989 年 4 月 5 日三毛从香港飞抵上海，13 日去苏州，在上海住了七八天。这是三毛此行停留最久的一站。

4 月 5 日傍晚从香港飞抵上海，她没去酒店，直接前往五原路张乐平家。虽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因早有书信中的亲情铺垫，没有任何陌生感，三毛直接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。张乐平的夫人冯雏音给她准备了朝南的房间，她在那儿住了三天，相处得像一家人，别时“挥泪回首，脚步依依”。

张乐平是三毛“江南寻梦”的第一站。认下这位“爸爸”，使她的江南梦从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亲情。

张乐平夫妇为三毛准备的见面礼，是一件当时已很难买到的卡其中山装。三毛拿到后高兴得像个孩子，立即穿上冲到镜子前左照右照，连说：“太合身了！太好了！”

三毛回赠的礼物，是一本《我的宝贝》。扉页上写道：“这本书为作者亲自带入大陆第一本。十一亿中国同胞中，仅此一本。”又深情附笔：“爸爸，感谢您创造了我的笔名。”

当她从舟山祭祖归来，带着祖父坟前的一抔土，再次住进张家时，这里又成了她这次大陆行的终点。她在这里穿上“妈妈”的拖鞋，给“爸爸”捶背，把一路上的风景、眼泪和震撼，都收束在这个温馨的家里。

三毛在《悲欢交织录》里说，“在现今的三毛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张乐平已经创造了一个叫做三毛的孤儿——这个孩子和父母总是无缘的。所以，这个叫三毛的女子，也就和那个叫三毛的小人儿一样，注定和父母无缘。即使是回家吧，也就三天好日子而已。”

《悲欢交织录》里没写到的，是她另外一个与“江南寻梦”有关的私人行程，她找到了一家裁缝店，为自己订做了一件旗袍。这事当时没有报道，后来一些人的回忆文章里也只顺带提了一句。

当时负责接待三毛的上海文联工作人员，在多年后的口述中提到，有一天三毛很晚才回住处，兴高采烈地说她找到了一家很小的裁缝店，师傅手艺很好，她订做了“一件衣裳”。张乐平的夫人冯雏音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，三毛住在他们家时，提到她很喜欢上海的老式服装，离沪时，她行李里多了一件非常合身的、新做的中式衣服。

三毛返回台湾后，在一次广播访谈中，兴奋地提到自己在上海专门找裁缝店做了旗袍，并形容穿上旗袍走在上海街头时，才感觉自己“真正像一个江南女子回家了”。

二

4 月 13 日三毛抵达苏州时，听当地朋友说附近有个安静的水乡古镇，便坚持要去看看。于是由《苏州



日报》记者等陪同，从苏州乘车前往，当天返回。

周庄这个“中国第一水乡”，在当时还没完全开发成热门景区，非常安静。车行至周庄郊外时，三毛看到盛开的油菜花便激动地冲进花田，还摘下一朵别在衣服上。

她后来在夜航船上写的信里，讲到周庄，一句是“无边无涯的油菜花田”，一句是“我梦里来过千百回了”。

四月江南，油菜花疯狂盛开，铺天盖地，这与她熟悉的沙漠一样，都是无边无际的极致景观。她在撒哈拉寻找生命的倔强，在周庄则看见了生命的丰饶。这让她明白，自己寻找的江南，是活生生、充满烟火气的故土，而非标本式的人造景观。

后来当地人为纪念这段情缘，开设了“三毛茶楼”。此人叫张寄寒，也是位作家。三毛来周庄悄悄的，当地文人并不知晓，几天后张寄寒才知晓，他连呼：“错过了！遗憾！”随即循着三毛的足迹采访，写下了散文《三毛在周庄》。文章发表后，张寄寒通过友人将文章寄给三毛。三毛很快回了信，信中写道：“下回，我再来，我去找你。烦你替我找个小客栈，住下来，好不好？住三五日再走。”遗憾的是，1991 年 1 月 4 日，三毛在台北离世，这个约定再也无法兑现。

张寄寒于 1994 年 1 月 4 日（三毛去世三周年）在周庄中市街开设了“三毛茶楼”，此后，张寄寒在这里守候了 28 年，直至 2022 年左右因年事已高（当时已近九旬）退隐。

茶楼里挂满了三毛的照片、书信和手稿。张寄寒曾写道：“有客清茶待，无事乱翻书。”他经营的并非生意，而是一份对文化、对知己的深情。

三

三毛在苏州下榻在南园宾馆。她去了寒山寺，刻意避开人流。那是个天气微凉的雨天，她在禅房门口张望大和尚写字，一位小和尚认出她是三毛，于是她被请进禅房，大和尚给她写了一幅字，她也还了一

幅字，自称郑板桥式的。她还敲了寺里的钟，“用尽全身的气和志”。临别，小和尚又报：“性空法师请入禅房。”原来，三毛入寺时曾对着绿荫小道上一个黑衣高僧的背影“喀嚓”一声。这位黑衣高僧就是方丈性空。三毛又获赠一幅字。她“以三毛之名留下一件东西之后，离去”。

苏州除了寒山寺，三毛感兴趣的还有林黛玉。三毛所写的《悲欢交织录》惜字如金，许多事都没记进去，但给林妹妹还是留了几笔：“那位林妹妹是《红楼梦》里非常被人疼惜的一个角色。”“走进苏州小园，笑道：‘这个院子跟照片里的，不同。照片里的中国名园，看了不怎么样，深入其境的时候，不一样，暖——’不说话了。”“微风吹来，满天的杏花缓缓地飘在落地上。众人正要穿越花雨，三毛伸手将人挡住，叫道：‘别动，且等，等林妹妹把花给葬了，再踩过去。林妹妹正在假山后面哭着呢，你们可都听到吗？’”

这个“苏州小院”，应是拙政园。拙政园精巧的布局、文人雅趣和那种繁华中带着清寂的气质，被普遍认为是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重要灵感来源。这是学界和读者公认的。

三毛的“江南寻梦”，在寒山寺找到了共鸣。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，张继《枫桥夜泊》写的就是一个漂泊者的孤独与乡愁。对于三毛这样一生漂泊、始终在寻找“家”的人来说，寒山寺的钟声正敲在她的心头。而她留给拙政园的那段文字，若梦若幻，让活在书里的林黛玉，在江南的假山后面，重新活了过来，她自己也在这一瞬间活成了梦里的人。所以，她的江南寻梦，寻的从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，而是一个由眼泪、花雨和诗词构筑的精神故乡。

四

4 月 18 日，三毛搭乘一艘夜航船去杭州。这时的“苏杭班”，傍晚五时半从苏州码头发船，于平望入浙后，经乌镇、练市、新市、塘栖，于次日清晨七时抵过杭州武林门码头。

夜色中夜航船沿运河航行。估计拙政园是三毛苏州行的最后一站，夜航船上她还没从《红楼梦》里走出来。“跟着堂哥行在一条船上，做妹妹的就想：‘这不是林妹妹跟着链二哥进水道回家去吗？’”

正是在这段旅程中，她提笔写下一封给友人的书信，描绘了在运河上看到“月亮白白地照着江南。无边无涯的油菜花田，还有一幢一幢白墙、烟灰青瓦的农舍”的景象。这份强烈的触动使她感慨：“中国大陆十三天，没有一天眼中不冲出泪水来。恍惚如梦。”后来，她回台后发表的《悲欢交织录》，用了另一种表述：“这一夜，沿着隋炀帝的运河，一路的走，妹妹开始有泪如倾。”

三毛 1989 年的那趟“祭祖寻根”和“江南寻梦”，有人说她在周庄哭过，在“苏州小院”哭过，但她自己记载的“哭过”，除了在祖父坟前，就是在大运河夜航途中。

她为何而哭？是因为这一路来，她亲眼看到了那些在书本里、诗词里描绘千百回的景象。她说“我梦里来过千百回了”，现在梦变成了现实，这种冲击太过强烈，唯有泪水可以承接。她是为自己而哭，是作为“精神江南人”的三毛，在认领她的文化故乡。

五

1989 年 4 月 19 日三毛在杭州的行程，没有找到其他记载，只有三毛自己在作品中的介绍：“记者在大宾馆里找不到三毛的时候，（三毛）已经悄然躲进铺位，开始挤十六路公共汽车。”

这句文字里，“铺位”乍一看有点费解，细想一下明白了，结合上下文，“悄然躲进铺位”的真实情况是：她为了摆脱记者和官方的安排，故意避开大宾馆，自己找了个市井小旅馆或招待所的床位。

杭州的 16 路公交车，在 1989 年已是一条连接市中心与西湖景区的经典线路，大致从市中心的平海路一带出发，经湖滨驶向西湖的西北岸，终点在浙大玉泉校区或植物园附近。

三毛的旅行，一贯是以最平民的交通方式，去寻找一个城市的灵魂，完成与这片土地的真正融合。她搭乘 16 路，肯定是去融入西湖，独自完成与这座城市的灵魂对接。

但一天毕竟太短。三毛在杭州寻找江南梦没有结束，所以才有了 1990 年的三毛杭州行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 1336 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